

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

行政教程系列

Series of Administration Cours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Harvard University



One of the Required Administration

西方政治学

Western Politics Science



曾繁正 等 编译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by : Zeng Fan Zheng

红旗出版社

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行政教程系列

Series Of Administration Cours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Harvard University

必修核心课程之一

One Of The Required Administration Courses

西方政治学

Western Politics Science

曾繁正 赵向标等 编译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By Zeng Fan Zheng Zhao Xiang Biao Etc

红旗出版社

Series of Administration Cours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

行政教程系列



我们推荐这套书，
不仅面向在职专业行政管理人员，
而且面向即将从事跨世纪行政工作的领导干部。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行政教程系列/曾繁正等编译 . - 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98.10

ISBN 7-5051-0262-1

I . 哈… II . 曾… III . 行政管理 - 课程 - 美国 - 哈佛大学 IV . D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1169 号

60F36/10

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行政教程系列

——必修核心课程之一·西方政治学

编 译 曾繁正等
责任编辑 冷铨清

封面设计 杨群 李栋
版式设计 刘进

红旗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100727
(北京沙滩北街 2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莱芜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129.5 印张 3800 千字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套 定价 237.60 元/套 (共十二册 每册 19.80)

ISBN 7-5051-0262-1/G·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合众国；
这说明了哈佛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

(摘自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哈佛大学是世界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360多年来，她为美国、为世界培育了数不清的杰出人士，其中包括6位美国总统，30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以及众多成功的管理者。这些杰出人士的杰出成就被哈佛引为骄傲，造就这些杰出人士的哈佛亦令世人瞩目。

在中国，许多学子向往哈佛，希望去哈佛深造，希望认识和了解哈佛。为此，编译者继推出《哈佛商学院MBA教程系列》(全套共八册，红旗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及《哈佛MBA经理手册》(全套共四卷，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之后，又集全力编译了这套《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程系列》。

重视行政管理的教学和研究，是哈佛的优良传统，她于1935年建立肯尼迪政治学院，集中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师资力量，注入了巨额资金，专门从事行政管理的教学和研究。目前在读研究生数百人，可颁授行政管理硕士和博士学位。

《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程系列》按照哈佛行政管理学

院的授课教程,共分为三大类计十一册:

一、必修核心课程:

《西方政治学》、《行政组织管理学》、《人事行政管理学》、
《财政管理学》;

二、专业核心课程:

《经济管理学》、《金融管理》、《税收管理学》、《对外经贸管理》;

三、重要核心课程——西方行政法系列:

《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西方主要国家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美国行政法》。

为方便读者了解和报读哈佛行政管理学院,特编译了《哈佛大学行政学院报读指南》,该指南由四部份组成:第一部份为哈佛大学简介,第二部份为哈佛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育概述,第三部份详述了哈佛出身的 6 位美国总统的生平事迹,第四部份为报读指南。

该套书出版之际,正值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如火如荼,干部分流势成必然,它的面世,相信会对处于机遇与挑战中的中国广大行政干部开拓新的天地、从事跨世纪的行政事业有所借鉴,会对一切渴望汲取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学子们有所帮助,会对每一位即将从事行政事业的专业人士,有所裨益。

一九九八年七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政治学概论	(1)
一 美国政治学的发展	(1)
●初步的观察	(1)
●美国的政治经历	(3)
●市民文学	(3)
●工业化、专门化	(4)
●新大学的兴起和接受欧洲知识	(5)
二 自我意识的成长和寻求同一性	(6)
●1880年以前的学院政治学	(7)
●弗朗西斯·利伯：象征和预示	(8)
●以大学为基础的政治学的兴起	(10)
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政治学	(12)
●历史——比较方法的衰落	(12)
●政治学的“美国化”	(13)
●改良主义	(15)
●“专业”考虑和特点	(17)
●持久主旨的出现和问题	(20)
四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学	(24)
●两次战争间歇时期的政治学	(24)
●学科——专业的发展	(25)
●其他的学科——专业因素	(28)
●重申科学主义以及作用冲突的加剧	(30)

目 录

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学	(33)
●历史因素	(33)
●专业——学科的发展	(37)
●行为主义运动	(40)
●公共取向的活动和责任	(44)
●学科图景的重大变化	(49)
六 走向后行为主义的政治学	(56)
●“后行为主义”的信条和倾向	(56)
●效果和含义	(57)
七 政治学的各个侧面	(59)
●作为传统的政治学	(59)
●作为学科的政治学	(60)
●作为专业的政治学	(61)
●作为科学的政治学	(66)
●作为事业的政治学	(66)
第二章 个性与政治	(69)
一 导论	(69)
二 基本观念的区分	(72)
●“环境→事先倾向→反应”公式	(72)
●事先倾向变数的概念化	(74)
●加上时间与系统因素	(79)
●概念化纵览	(81)
三 总的理论问题	(83)
●政治行为的个性解释和情境解释的调和问题	(83)
●个性的自我防卫方面是否会产生政治后果问题	(86)
●调和政治行为的个性解释和角色解释问题	(88)
●调和政治行动的个性解释和文化解释问题	(89)
●个人的社会特性而不是个性特点决定其政治行为的问题 ...	
	(90)

目 录

●个性是否能影响政治事件与结果，反过来，个性是否是其社会和时代的产物问题	(91)
四 政治行动者个体的案例研究	(93)
●为什么要进行案例研究	(93)
●有关一般大众当中个人的案例研究著作	(95)
●有关名人的心理传记	(99)
●政治行为者个案分析的依据与推论	(101)
五 个性与政治的整合分析	(105)
●论及整合的著作	(105)
●整合研究的证据与推论	(109)
第三章 集团理论	(113)
一 经济、社会与政治集团	(113)
●持续性因素：政治利益集团与具体的政策目标	(113)
●集团理论传统发展概述	(116)
●集团理论传统的替代	(117)
●集团理论与社会——经济集团问题	(120)
二 集团理论、社会集团以及剧变的要求	(122)
●社会集团和集团政治	(123)
●社会集团和稳定—干扰—反抗模式	(124)
●稳定—干扰—反抗模式中的“组织”代价和“镇压”代价	(125)
●稳定—干扰—反抗模式和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抵制	(128)
●稳定、抗议和社会改造	(130)
●主观利益和政治抗议的代价	(131)
●客观利益：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133)
●集团利益和社会运动：路威对重大政治变革的解释	(136)
●客观利益与权力领域类型学	(139)

目 录

●客观利益的内容：文化意义与政治行动 (141)

三 集团理论传统中的政治现实与实证概念 (143)

第四章 社会结构与政治 (147)

一 社会结构与权力运用：党派依附解释 (147)

- 党派依附对党的效用 (148)
- 政党竞争与依附效用 (149)
- 意识形态与依附效用的妥协 (152)
- 政党内部政治与依附的效用 (155)
- 大众党派依附的形成 (156)
- 冷漠、革命与掺合 (156)
- 一幅革命者演进图景 (158)
- 政治联盟的结构 (160)
- 利普赛特—罗肯关于联盟结构的理论 (164)
- 联盟的持续性 (165)
- 革命与全国统一的联盟结构 (167)

二 社会结构与政治明智性 (169)

- 政治理性的两个模式 (169)
- 规划过程的因素 (170)
- 规划的政治 (171)
- 规划的管理 (172)
- 渐进主义的理性 (175)
- 权力效用的另一面 (176)
- 意识形态的影响 (178)

第五章 政治社会化 (181)

一 对政治体系的依附 (181)

- 童年期社会化：初期的观点 (181)
- 后来的批评 (183)
- 有根据的调查结果 (190)

目 录

●体系持续性的政治理论	(196)
●党派性闯入对体系依附的测量	(198)
 二 派性倾向在成年期前的发展	(201)
●童年期开始阶段	(202)
●父母的传递	(207)
 三 成年期前政治社会化痕迹的持续性	(211)
●持续性的经验证据	(212)
●梗概：早期社会化的持续性	(219)
 第六章 政治发展	(221)
 一 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	(221)
●概述	(221)
●政治民主	(225)
●政治稳定	(226)
 二 政治机构	(230)
●政治机构和社会经济现代化	(230)
●现代化对政治机构的影响	(231)
●政治机构和政治改革	(235)
●政治机构和经济发展	(241)
 三 政治一体化	(247)
●分层的格局	(248)
●政治动员与政治变革和冲突	(249)
●没有社会动员的政治变革和冲突	(254)
●国家一体化和宗教政治	(256)
●国家一体化：某些解决办法	(264)
 第七章 政治参与	(271)
 一 政治参与的定义	(271)

目 录

二 政治参与的意义	(273)
三 政治参与的研究	(274)
四 参与的各个向度和模式.....	(275)
●参与的各个面向	(276)
●参与的种种模式	(278)
●参与的经验结构	(281)
●政治取向与政治活动	(286)
五 公民活动的程度	(291)
●抗议和其他这类活动	(294)
●参与的集中	(295)
六 政治化的进程	(300)
●现代化、都市化与参与	(300)
●动员模型	(302)
●社区没落模型	(302)
七 政治活动的结果	(307)
●参与及喜好的沟通	(307)
●参与与领导反应	(311)
八 政治活动的理性	(316)
后 记	(319)

红旗出版社深圳办事处精品图书邮购目录

第一章 政治学概论

一 美国政治学的发展

“当今美国政治学的研究在规模、内容和方法上，在西方知识史上都是独特的。”例如一位外国观察者介绍了他对美国政治学的研究（克里克，1959年第11页）。根据他的目标，他所做的是了解美国政治学为什么和怎样获得了发展。为什么在不同的西方国家中，美国在20世纪率先发展了政治学？它发展了什么样的政治学？它从西方的政治传统中保留了什么？摒弃了什么？在多大程度上这一政治学是美国所特有的？它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越出了美国，成为一般性的（或可以成为一般性的）政治学？这样一些问题在简单的范围内不可能得到满意的回答。的确，无论回答多么详尽，也不可能使所有自称为政治学家的人都满意，然而，这些问题却指出了那种被探求的知识。

●初步的观察

一切社会，甚至所谓无国家的社会，都可以说具有政治技术。就是说，它们具有一套机构安排为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用近年来已被最广泛接受的语言来界定政治。由于文明的发展，也就是由于文明的规模和复杂性增加，处理政治倾向的机构设置在形式上变得更加不同，在某些方面（不一定是全部，正如人类学家所充分了解的）变得更加复杂。在某一点上，可以被称为政治知识的东西开始定型了。制约政治生活的准则得到了“整理”，也许被文字记录下来，如果文化

已达到这一阶段的活。与政治有关的“因果”知识变得专门化，作用分化，可能也被编纂整理。关于因果的知识不一定与政治生活的准则分开编定。事实上，它们之间的紧密混合（在西方体现在法律上）是典型的现象。

在社会发展的某一点上，“政治知识”可以说是存在的，对这个社会“起什么作用”已为人们所知。当政治知识的复杂性、精深度和自我意识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可以称它为政治学，如果愿意接受宽泛的科学定义的话。可以观察到的是，如果人们接受科学发现总是偶然的和可以证伪的这一观点的话，那么任何社会都可以超出“起作用的东西”之外，即那些在经验上是可以论证的东西之外，无论这个社会的政治学得到多大的改进和提炼。

西方历史上，政治知识的编定有时曾进行得相当好。近代时期尤其如此。国家系统不是简单地“发生”的。它之所以发展是因为政治知识允许它发展；它之所以如此发展，是由它所继承的政治知识的性质和政治知识本身的发展决定的。这并非断言思想优越于“事实”。如果不了解亨利四世、伟大的选举人、路易十四、拿破仑、俾斯麦，人们怎么能了解国家系统的发展？这是断言政治知识，或者说政治学，起了重要的、在某些方面是关键性的作用。

积累和流传下来的政治知识的类型以及积累和流传的方式，根据文化、机构设置和环境的不同而大不相同。它们既不是被预先决定的，也不是恒久不变的。在一个具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和历史的地区，可以看到某些普遍的模式。例如存在一种从西班牙到俄国、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希腊分布广泛的大陆型设置，这种设置把法律和政治知识混合在一套单一的知识——结构设置之中，它包含了教学和训练的功能。但是说它们合并了两者，那是从外行的观点看问题。为什么法律和政治可能很自然地显得是“同一事物”，这在以上关于西方政治传统的讨论中就应当清楚了。另外一些需要作解释的是，在英格兰发生的法律与政治相分离的类型和程度，此外，还有美国政治学观念的兴起。这种观念承认法律知识和政治知识之间的差别，并建议仿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建立政治学的教学。

人们想要了解美国的政治学，就一定要意识到西方历史提供的模

式和可能性以及美国的经历所提供的特殊的环境。

●美国的政治经历

美国的政治学可以实现(或者可能已经实现)它的一些普遍抱负,不过显然它的起源和发展同美国历史联系在一起,就像一个民族的文学(无论它如何受外国起源和潮流的影响)同这个民族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一样。似乎矛盾的是,甚至建立超出当地环境的政治学的主张也是一定环境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受文化制约的。

美国的政治经历是以“生活在英国的美国人”的两个多世纪为开端的。在这期间,一些英国政治体制,如普通法,被永久地设立起来。但也是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背离也确定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伦敦和殖民地长时间地分别掌握司法权和统治权,“封建”的模式已经在实质上被发展了。革命的发动,宪法的制定,其根据是许多源自英国的思想以及源自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欧洲大陆的思想。不论怎样,“第一个崭新的民族”被创造出来了,它的政治经历将大大有别于西方政治历史所呈现的任何东西。

这一政治经历的重要特征包括:以主权在民原则为特征的宪法、权利法案、领土上的权力分立、权力的职能相互独立;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精神气质繁荣兴盛。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欧洲的,但是摆脱了欧洲以往的制约权力;源于以经验为基础的个人独立感和地方自治感;持久的两党制和由于组成了一些政治协会才有的丰富的团体生活;源于生气勃勃的民族主义以及有关的民族“使命”观念的兴起,尽管这一兴起可以受到各种、甚至相互冲突的解释;源于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原先的共和国设计施加了影响;以及美国的经历是或将成为整个人类的那种深刻而有劝诱力的感觉的经历。这些事情已被如此深入地写进美国政治学,以至那些把它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人可能都没有加以留意。

●市民文学

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所谓的市民文学,它产生并帮助了美国政治的发展。美国显然没有产生过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不过在

市民文学独特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丰富的政治著作,其中一些无疑具有很高的文学、修辞学和注释上的价值。独立宣言,甚至宪法,从一种观点来看就是如此。用以解释和论证宪法的《联邦党人文集》在文学上是杰出的。著名的总统演说和国家文件、重要的司法判决、政治家的著名演说和信件中所表达的观点、有影响的报纸和杂志的社论等等,也都包括在内。

在 20 世纪后半叶,宪法甚至可能不会作为附录出现在介绍性的教科书中,这样,对有关美国政治的市民文学的阅读和研究给政治学带来的影响可能很容易被忽略。不过在国内战争后的重建时期,政治学者可能被要求回忆、叙述和解释宪法以及其他一些被认为对民族经历非常重要的文献。这种训练的影响在早期政治学中很容易显示出来。

市民文学的影响如今是有争议的。但是市民文学的精神和概念仍然在政治知识的主体中传播,就这点而言,确实存在着一种影响,一种可以合理地假设与同下文将要讨论的某些紧张状态和冲突有关的影响。

●工业化、专门化

19 世纪后半叶,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一个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有自我意识的政治学确实出现了,它在当时出现,并且以它所采取的形式出现,这种实际情况必须当作这些变化的一部分来理解。内战中北方的胜利,当然意味着工业主义对农业主义的胜利,接下来便是引人注目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开发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事件和特点,诸如开发边疆,城市迅速发展,移民的继续和不断增长,庞大的商业和工业单位的兴起,科学和技术到处逢缘,对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和控制力的庸俗化的理解,阶级格局和紧张状况的变化,美国作为世界上一个主要国家的出现,这一切造成了新的政治需要和问题。然而,同时它们也为获得反应创造了新的机会和来源。例如,日益增长的财富为新的知识中心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对技术和科学的尊重刺激并鼓励了新型知识的兴起,商业的扩大和运输的改善便利了移民,也便利了思想的传入。

到了 19 世纪中叶,已经存在向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大大迈进的情况,甚至在法律和政府这些传统的职业方面也是引人注目的。回顾起

来非常清楚,产生和传递知识的旧基础不得不转变,新的基础已经建立。在当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思想”的兴起,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的建立,只是社会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生活模式所作的更大的调整的一部分。

●新大学的兴起和接受欧洲知识

美国社会科学不仅继承了数千年的西方传统,而且人们不能脱离开 19 世纪和 20 世纪具体的欧洲影响和贡献来理解它。曾经培育了社会科学的大学,在许多方面是近期的“舶来品”。思想和才能从欧洲源泉的流入,不仅在一些学科的形成时期是至关重要的,它还继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高等教育机构,通称“学院”,当然自殖民时代的早期就已存在,而且 19 世纪中叶在美国已星罗棋布。这些机构原先或多或少是依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原型仿造的,它们提供了“先进”的指导,首先为服务政府部门作准备。但是根据欧洲的标准,没有一所美国的大学是过硬的或“真正的”大学。亨利·亚当斯在其《教育》一书中对他在哈佛的岁月里所做的叙述颇有象征性:他说,这所大学教的东西既不很丰富,又不很精采。它简直不是一个产生和传布新知识的场所。

内战以前,不少雄心勃勃的或怀有好奇心的美国青年设法进入欧洲的大学,在以后的数十年中,许多人为之效法。其中大多数人去了德国,当时那里的大学令全世界仰慕。他们返回时不仅掌握了领先于美国内可能讲授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带回了关于什么是大学的适当性质的新观念。这些新观念适合于日益复杂的工业社会的需要,并且同本土的立法动议结合了起来,尤其是 1862 年的莫里尔法。这些新观念促进了美国教育制度的改变。旧有的大学,如哈佛和哥伦比亚,开始同新的大学,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和康乃尔,竞相成为“真正”的大学。

就眼下的目的来说,重要的事实是,大学成了新的、深入的学术专门化的中心、职业化的中心和研究的中心,即创造新知识的中心。这些发展主要影响了研究生这个层次的教学指导、方法和安排。的确可以说,它们对增加一个新的层次的教育已经有了影响:在硕士和学士学位